

魯山縣志

魯山縣志
卷之四
藝文志
四庫全書
印

鲁山县志

鲁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印

鲁山县志

总 纂：〔清〕 武 亿 董作栋
断点注释： 孙德高 王培中 孙治国
朱金秀 王忠民 岳永玉
阎清泉
审 定： 鲁山县志总编辑室
责任校勘： 高廷敏 潘万法
封面设计： 谭经才
地图复制： 张耀青 周宝庆
印 刷： 鲁山县印刷厂

一九八四年重刊

工本费5元

重 刊 说 明

《鲁山县志》创修于明嘉靖年间，嗣后历经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诏书补辑和重修，五种版本均传于世。但就志书特点而论，以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鲁山县志》较为突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志书。遵照上级指示精神，为便于查阅历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编好新县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存数极少而又陈旧易损的嘉庆《鲁山县志》，进行整理，编为一册，重新刊印。

嘉庆《鲁山县志》，是当时河南史志学界享有盛誉的武亿主编。全书二十六卷，约四十万字，内容充实，实用性强，对山川、关隘、户籍、物产等记载，确切详明；考证认真，对有争议的史事，广征博引，纠其错误，最后断以己见；文字简明扼要，很少赘语异词，便于阅读；涉猎广泛，百科性强，从建置沿革到风俗民情，记载翔实，保存有大量资料。在编纂体例上，具有创新精神，图、表、志、传、记五体结合，类例分明，纲举目张，详略互见，便于查找。总之，它是一部研究我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宝贵地方文献，它不仅可以为纂修新志提供珍贵的资料和借鉴，也可为广大史志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丰富的研读典籍。

但是，编纂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瑕瑜并存，执掌可见，作为一方之志，不但书写劳动人民的少，而且对历代饥民义

举，均予摘毁和谩骂，令人刺目；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多，对孔子及其门徒崇为偶像，极力宣扬忠、孝、节、义，借以禁锢劳动人民手足，束缚劳动人民思想；对自然界的怪异现象，记载荒诞，蒙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些，均为本书显而易见的糟粕。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予以批判和摒弃，切不可滥于附会，污染社会，这一点十分重要，不容忽视。

此次重印，既要力求保持原貌，又要便于阅读。因此，改竖排为横排；对原书字体、行次、页码作了较大变动；行文格式从新，进行断句标点，并酌加注释，附在每卷之后；对残缺不清的字句，不作猜测，均以□符号标示；遇有通假和明显错字，则改为相应的现代汉字。

整理旧志，是当前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工程之一，无疑是十分艰巨的。对重印嘉庆《鲁山县志》工作，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都很重视；从事整理工作的孙德高、王忠民、孙治国、王培中、朱金秀、岳永玉、阎清泉等同志，悉心标注，付出了艰苦劳动；总编室在组织断句、抄录、纠讹、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郑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刘敏言等同志，百忙中帮助审定；在重印过程中，鲁山县印刷厂给予很大支持。在此深表感激，一并致谢。

因水平有限，整理中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鲁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

鲁山县志

序

鲁邑志乘，自乾隆八年〔1743年〕重修，今五十余载矣。疆域不殊，人文辈起。予于乾隆壬子岁，承乏是邦①，披阅旧志。进邑之贤士大夫询问掌故，思加订正。自维谫陋②日从事鞅掌③期会间，数载以来，未惶惧及。偃师武子虚谷，好古多闻人也。自山左解绶归，著述自娱。去年冬，余介邑茂才李居来，走币达书④，以志事相属。虚谷惠然肯来。邑之士大夫鼓舞兴起。遴其尤才者、能者，分司采访校讎⑤。予与虚谷，悉心参酌。凡诸体例，一仿史裁。归于政前书之舛⑥漏，扬近事之芳懿⑦。矢诚矢公，阅一寒暑而卒业。为目二十，为卷二十有六。惟邑之昉周官大司徒之属，土训道地图以诏地事，诵训道方志以诏观事。盖将览山川之夸险，察风俗之淳浇。与夫物产所宜，嗜欲所尚，以上合于太史輶轩之采，简毕所登土地、人民、政事。于是乎在其或前贤之遗稿，求断简之逸闻，要以视景行⑧、考因革、断于洋溢政治，而不徒侈文章润色之工，由来久矣。

国家重熙⑨，累洽百数十年。士生其间，沐浴咏歌，思掇青华以自表见。然叩以一方之行势向背，有茫然不识为何事者。虚谷之宰山左也，有治声。虽去官，益留心当世事。今年春夏之交，楚警及宛，距鲁才三百里。弥患未形，惟宰之责，虚谷念切。维桑讲求指画动中机要，鲁之人隐被其籁⑩。予益钦虚谷非仅以好古多闻称，而是书之成，基予不逮，实鲁士大夫所共见。后乎此者，尚鉴兹事之不苟，而于吏治民生，益加诸意，以补予之阙而大有底于是邑焉。于戏为臣不易，予敢易言乎哉！

嘉庆元年（1795年）岁次丙辰十月既望，赐进士出身文林郎

鲁山县知县，充甲寅恩科河南乡试，同考官加三级，余杭董作栋撰

凡 例

一、志列纪、图、志、表、传记，用标篇目，规抚史例式昭体要。

二、志不为蹈空皮傅，上依史传，外取掌故、诸书，及省通志、汝州志、县旧志、金石文字、考信阙疑，悉本旧文。

三、图标此方疆域、形胜，仿计里画方之法，便于寓目，指掌可稽。

四、表有三：爵封居首，次职官，次选举。凡有事迹可书者，职官外为循政记，选举外为史传、集传、列传诸目，余俱列于表，年经月纬，详略互见，以资备考。

五、旧志所载诗文，今归入建置、古迹。依范致能《吴郡志》例，文繁不杀，最为典据。

六、采辑金石遗文，与县中墟聚、里居、山川、关隘对证互见。实为史志所未载，反得散见于此，是以不惮博引详稽，取为方志之要。

七、前志标流寓名，非典切，今厘为《隐居传》，附集传之后。

八、志多自为叙论，抄袭一律，望之刺目，今一概扫弃。因文见义，览者自详。

九、诗篇每遇一题，重叠数四，无关典据，故今不具存。

纂修姓氏

总纂 原任山东博山县知县武亿（号虚谷，偃师人，乾隆庚子科进士）、鲁山县知县董作棟（号书巢，浙江余杭人，乾隆戊戌科进士）

参订 鲁山县教谕谢 珍 鲁山县训导符元德

分纂分校 廩生宋锡圭 李 洲 李 渡 李阜南
增生刘光耀

附生王锡履 傅鸣瑞 栗 信 陈履谦
王锡令 许子重 陈六谦 王光鼎

安徽泾县童生胡 曦

童生张相霖 栗德绥 胡嗣卓 宋朴谦
李如朱

采访 翰林院检 李步青

原任江苏萧县知县 宗 守

举人李基松 雷正祥 潘 业 王麟书
赵梦诏 杨世法 李步瀛 彭志远
叶 万 凌映辰

副榜赵诚嘉 郭风仪 王复旦

优贡凌映斗

岁贡郭绪业

徐文灿

附贡宗上吉

廩生宋锡康

赵份

生员张烺章

渠永陶

蔡朝钦

监生张文融

张允恭

吏员李得仁

陈恒谦

赵峰

刘应文

宋锡田

王志一

渠永亮

许耀吉

李沪

李统业

杨宿星

程元镛

刘世枢

杨肇基

孔继徽

潘兢

党怀东

王象丰

阎祥麟

张九苞

谢庭烘

秦显相

林世杠

赵陶章

陈治典

监刻 鲁山县赵家村巡检戴朝庆

鲁山县典吏江源龙

《鲁山县志》卷目

- 卷一：圣制纪 帝赉纪..... (1)
- 卷二：县域总图 分图 山川图 渠田图.....
- 卷三：沿革表 爵封表..... (9)
- 卷四：职官表..... (17)
- 卷五：选举表..... (43)
- 卷六：地理志：沿革 疆域..... (59)
- 卷七：地理志：山川..... (65)
- 卷八：地理志：建置..... (77)
- 卷九：地理志：古迹..... (97)
- 卷十：地理志：里甲 风土 物产..... (115)
- 卷十一：地理志：茔墓..... (123)
- 卷十二：典祀志..... (129)
- 卷十三：田赋志..... (135)
- 卷十四：兵防志..... (143)
- 卷十五：水利志..... (153)
- 卷十六：艺文志..... (157)
- 卷十七：金石志：周 汉 唐..... (169)
- 卷十八：金石志：宋 金 元..... (181)
- 卷十九：金石志：明..... (199)

卷二十：金石志：明·····	(209)
卷二十一：史传·····	(221)
卷二十二：集传 附《隐居传》·····	(229)
卷二十三：列传·····	(237)
卷二十四：烈女传·····	(253)
卷二十五：烈女传·····	(271)
卷二十六：循政记 大事记·····	(277)

圣制纪

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

盖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传而圣人代宣其蕴。有行道之圣，得位以绥猷①；有明道之圣，立言以垂宪②。此正学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③稽往绪，仰溯前徽，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兼君师之寄，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穷而在下，秉删述之权，明道之圣人也。行道者勋业炳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百世。尧舜文武之后不有孔子，则学术纷淆，仁义湮塞，斯道之失传也久矣！后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为治国平天下之准，其奚所取表焉。然则孔子之为，万古一人也，审④矣！朕巡省东国，谒祀阙里，景企滋深。敬擒笔⑤而为之赞曰：

清浊有气，刚柔有质。圣人参之，人极以立。行著习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极，惟后绥猷。作君作师，垂统万古。曰惟尧舜，禹汤文武。五百余岁，至圣挺生。声金振玉，集厥大成。序书删诗，定礼正乐。既穷象系，亦严笔削。上绍德绪，下采来型。道不终晦，秩然大经。百家纷纭，殊途异趣。日月无踰，羹墙⑥可昭。孔子之道，惟中与庸。此心此理，千圣所同。孔子之德，仁义中正。秉彝⑦之好，根本天性。庶几夙夜，最战令图。溯源洙泗⑧，景颺⑨唐虞。载历庭除，式观礼器。擒毫仰赞，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圣为归。百世而下，以圣为师。非师夫子，惟师于道。统天御世，惟道为宝。泰山巍巍，东海泱泱。墙高万仞，夫子之堂。孰窥其藩，孰窥其径。道不远人，克念作圣。

康熙二十五（1686）年七月初四日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臣张玉书奉勅敬书。

颜子赞

圣道早闻，天资独粹。约礼博闻，不迁不贰。一善服膺⑩，万德来萃。能化而齐，其乐一致。礼乐四代，治法兼备。用行舍藏⑪，王佐之器。

曾子赞

洙泗之付，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明德新民，止善为期。格致诚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慕⑫承统绪，修明训辞。

子思子赞

于穆⑬天命，道之大原。静养动察，庸德庸言。以育万物，以赞乾坤。九经三重，

大法是存。笃恭慎独，成德之门。卷之藏密，扩之无垠。

孟子赞

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僻，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闰三月十六日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臣张玉书奉勅书。

御制平定准葛尔告成太学碑文

辽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①之人。界以龙沙，畜其骍骊。虽无恒业，厥有分部。盖自元黄剖判，万物芸生，东夷西夷，各依其地。谬举淳维，未为理据。皇古莫纪，其见之书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筑，莫不畏其侵遗，猾夏是虞。自是厥后，一二奋发之君，慨然思挫其锋而纳之宥。然事不中机，材不副用。加以地远无定处，故尝劳众费财，十损一得。缙绅之儒守和亲，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则民力竭，和亲则国威丧。于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兴矣。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天之^②龙，兴东海，抚^③华区，有元之裔，欠属版章，岁朝贡，从征狩，执役惟谨。准噶尔厄鲁特者，本有元之臣仆，叛出据西海，终明世为边患。至噶尔丹而稍强，吞噬邻蕃，闯入北塞。我皇祖三临朔漠，用大破其师^④。元寇伏冥诛，协从远遁迹，母俾^⑤遗种于我。喀尔喀厥侄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遗孽，仅保伊犁。故尝索俘取地，无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计袭哈密，入西藏，准夷之势，于是而复张。

两朝命将问罪，虽屡获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尔丹策凌能用其父旧人，乘我师怠掠畜于巴里坤，搆营于和麦多，于是而准夷之势大张。然地既险远，主客异焉。此劳往而无利，彼亦如之。故额尔德尼招之败，彼亦以彼贪利而深入也。

皇考谓我武既扬，不可以既允其请和，以息我众。予小子敬奉先志，无越思焉。既而噶尔丹策凌死，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暴残，喇嘛达尔扎篡夺之。达瓦齐又篡夺喇嘛达尔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尔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数万人来归。越明年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又率数万人来归。朕谓来者不可以不抚，而抚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来之患于我喀尔喀也。于是，议进两路之师，问彼罪魁，安我新附。凡运饷、筹馱、长行、利战之事，悉备议之。始，熟经于庚戌之艰者咸俱蹈辙。惟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见与朕同，而新附诸台吉则求之甚力。朕谓犁庭扫穴即不敢必，然喀尔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宁用其锋而观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褫旗命将之典概未举行，亦云偏师尝试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尔撒纳、玛木特请以春月，欲乘彼马未肥，则不能遁。朕谓其良言，当遂从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喀密。瀚海向无雨，今春乃大雨，咸以为时雨之师。

人贼境，凡所过之，鄂拓克携羊、酒、糗糒^②迎，恐后。五月亥至伊犁，亦如之。达瓦齐于格登山麓结营以待，兵近万。我两将军议以兵取，则伤彼必众。彼众皆我众，多伤非所体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锡等二十五人，夜斫营觐贼向。贼兵大溃相蹂躏，死者不可胜数，来降者七千余。我二十五人，无一人受伤者。达瓦齐以百余骑窜。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执达瓦齐来献军门，准噶尔平。是役也，定义不过二人，筹事不过一年，兵行不过五月，无亡矢遗镞之费，大勋以集，遐壤以定，岂人力哉？天也。然天垂佑而授之事机，设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亦谓蚩蚩之众云尔，岂其卿大夫之谓？既克集事，则又曰：苟知其易，将劝为之。夫明于事后者，必将昧于几先。朕用是寒心。且准噶尔，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为之长，而其树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长，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惧，武成而勒碑文庙，例也，礼臣以为请。故据实事书之。其辞曰：

茫茫伊犁，大千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羁縻。条支之东，大宛以南，随畜猎兽，蚁聚狼贪。乃世其恶，乃恃其远。或激我攻，而乘我缓。其计在斯，其长可穷。止戈靖边，化日薰风。不侵不距，不来其那。款关求市，亦不禁呵。始慕希珍，终居奇货。吏喜无事，迁就斯怯。渐不可长，我岂惧其。岂如宋明，和市之为。既知其然，命我边吏：弗纵弗严，示之节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斩，篡夺相仍，飘忽荏苒。夙沙革面，煎凡披忱。集泮飞鸢，食甚怀音。锡之爵位，荣以华裾。膝前面请，愿效前驱。兵分两路，雪甲霜锋。先导中坚，如□错攻。益以后劲，蒙古旧属。八旗子弟，其心允笃。二月卜吉，牙旗飘摇。我骑斯腾，无待折胶。泉涌于磧，芜陷于路，我众欢跃，谓有天助。匪啻我众，新附亦云。黄发未睹，水草富春。乌鲁木齐，波罗塔拉，台吉宰桑，纷纷款纳。牵其肥羊，及马潼酒，献其屠耆，合掌双手。予有前谕，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众情。众情既愉，来者日继。蠢达瓦齐，拥兵自卫。依山据淖，惟旦夕延，有近万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抢二十五，曰阿玉锡，率往贱所。衔枚夜袭，直入其郭，挥矛拍马，大声疾呼。彼人既离，我志斯合，突将无前，贼横当塔。按角鹿陲，陇种东笼^③，自相狼籍，孰敢攫锋。狐窜鼠逃，将往异域，回部遮之，凶渠斯得。露布既至，告庙受俘，凡此勋功，荷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诗载。越我皇祖，征噶尔丹，命将褭旗，亦乙亥年。既符岁德，允协师贞，兵不血刃，漠无王庭。昔时准夷，弗恭弗顺，今随师行，为师候尉。昔时准夷，日战夜征，今也偃卧，知乐人生。曰匪准夷，曰我臣仆，自今伊始，安尔游牧。尔牧尔耕，长尔孙子，日无向非，岂有今是。两朝志竟，亿载基成，侧席不遑，保泰持盈。

乾隆二十年（1755年）岁次乙亥夏五月之吉御笔。

鲁山县知县臣陈鸣阳敬刊。

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举非常之事。举非常之事者，以借非常之人。然亦有不借非常之人而举非常之事，终建非常之功者，则赖昊苍笃祝^④神运斡旋，事若祸而移福，机似逆

而转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故伊犁准夷之庭，扫回部之穴，五年之间，两勋并集。始迟疑犹未敢信，终劫勋^②以底有成。荷天之宠在兹，畏天之鉴益在兹。爰叙其事如左：

达瓦齐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无何，而阿睦尔撒纳叛。彼其志本欲借我力以已成。时也，人心未定。佐饗^③者尝一域肆狂，万狙^④应响，蜂屯蚁杂，不可爬梳。畏难者群谓不出所料，准夷终不可取。并有欲弃巴里坤为退守谋。然予计其众志成城，将有归正倒戈者。于是督策将帅之臣，整师极选。既而，伊犁诸台吉，宰桑果悔过勤王，思讨逆贼以自赎。此天恩助顺者一也。

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为准噶尔所拘于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师既定伊犁，乃释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罗泥都归叶尔奇木，俾统其旧属。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于伊犁，抚其在伊犁众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赖以苟延。及我师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萨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余众，窜归旧穴。此天恩助顺者二也。

准夷之事，前纪略见梗概，兹不复纪。纪兴师讨回之由，则以我将军兆惠在伊犁时，曾遣副都统阿敏道往回议事，小和卓木乃以计诱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师抵库车问罪，彼携阿敏道以来援，至中途害之及从行百人。彼犹逞其狂勃，抗我师颜，且敢冒死入库车城。乃雅尔哈善略无纪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满洲索伦众兵士，无不念国家之恩，效疆场之力，故能以少胜众，逆渠惧而免脱。此，天恩助顺者三也。

知愤轍之无济，抢干材之可任。时将军兆惠以搜剿准夷余党，至布鲁特部落，已款服其众，因命旋师定回部。于是，克库车，存沙雅尔，定阿克苏，略乌什，收和闐，师之所至，降者望风，直至叶尔奇木城下。而我军人马，周行万有余里，亦犹强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统数万人与我三千余人战。我师之过河者才四百余，犹能斩将擐旗，退而筑堡黑水，固守以待。此天恩助顺者，四也。

万里之外，抱水救火，其何能济？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援马，欲以更易，久在行间者耳。故兵马率早在途，一蹶进而各争先恐后，人人有敌忾之愤。此，天恩助顺者五也。

副将军富德及参赞舒赫德率师进援，以速行戈壁中，马力复疲，值狂回据险坐俟，颇有难进之势。夫援军不能进，则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参赞阿里衮，驱后队之马适至，夜搏贼营。我师内外夹攻，彼不知我军凡有几万，渥炭流汤之途，自相蹂躏，顾命不暇，于是解黑水之围，鹿骇獐惊，遁而保窟。我之两军，合队全旅，以回阿克苏。此天恩助顺者六也。

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压难当，乃于我师未进之先，携其部落，载其重器，跳而远去。而叶尔奇木、喀什哈尔二城之旧伯克等，遂献城以降。参赞明瑞一邀之于霍斯库鲁克，副将军富德再陷之于阿尔楚尔。于是，离心者、面内前涂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旧仆近三百人，入拔达克山境。此天恩助顺者七也。

人迹不通之境，语言不通之国，既已雀毁，宁不狼顾？其授我与否，固未可定也。然一闻将军之檄，莫不援旗请奋，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遥传。此天恩助顺者八也。

夷考西师之役，非予夙愿之图，何则？实以国家幅员不为不广，属国不为不多。惟仅守成之志，无希开创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习于逸，既无非常之人，安能举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辗转辐辏，每以艰而获易；视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速定功，虽予自问，亦将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天也。

夫天如是显佑国家者，以祖宗之敬天爱民蒙眷顾者深也。则我后世子孙，其何以心上苍之心。志列祖之志，勉继绳于有永，保正基于无穷乎！系以铭曰：

二酋弃德，始乱为贼。是兴王师，投怨以直。伊犁既平，戢尔奚屑。徐议耕辟，徐议戍设。以噢以咻，伊余本怀。岂其弗戢，图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当车。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库车，僨轍败事，用人弗当，至今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扬。易将整师，直压彼疆。阿苏乌什，玉陇和阗，传檄以定，肉袒羊牵。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顾，固守其穴。桓桓我师，周行万里，马不进焉，强弩未矣。以四百人，战万余虏，退犹能守，黑水筑堡。闻信达都，为之伤悼，所幸后军，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两月，贼境逼临。贼境逼临，彼复缴隙，马继以进。贼境夜斫，出其不意，贼乃大惊，谓自天降，孰敢锋撓，大鞬大膊。如虎搏兔，案角陇种，谁敢回顾。黑水围解，合军暂旋。整旅三路，期并进焉。贼侦军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岂不自谋，岂伊庇猿，而受林尤。利厥輜重，无遗尽掠。遣其都丸，遂来献馘。诎惟献馘，并以称臣，捧赐表章，将诣都门。奏凯班师，前歌后舞，尸逐染镞，温禺衅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阳，慈宁称庆，亚岁迎祥。郊庙告成，诸典并举，皇皇太学，丰碑再树。丰碑再树，敢予喜功，用不得已，天眷屡蒙。始之以武，终之以文，戡乱惟义，抚众惟仁。布惠施恩，环宇共喜，古不羈縻，今为臣子。疆辟二万，兵出五年。据实书事，永誓乾乾。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岁次己卯十二月之吉御笔。

鲁山县知县臣陈鸣阳谨刊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御制赐付麟瑞七世同居扁额：“敦睦传家”

御制赐付麟瑞七世同居诗并序

河南巡抚梁肯堂奏：鲁山县生员付麟瑞七世同居，子孙一百五十余人，诗以赐之。

中州夙号民风古，	麟瑞今闻实可嘉。
七世同居如许世，	百人共饗胜杨家。
雍雍②敦睦倡乡里，	嚶嚶③致祥表近邇。
敢曰休微因奏运，	安民调化敬唯加。

帝 贲 记

付作棋，监生，七十有五。嘉庆元年正月初四日，恭预皇极殿千叟宴。蒙太上皇帝恩赏：

御制诗一首

拄杖一根

银牌一面，重十两

紫纱一匹

紫缎一匹

京布二匹

荷包一个

银牌式，一面阳文铸：太上皇帝御赐养老。一面阳文铸：皇极殿丙辰年千叟宴，重十两。

太上皇帝御制诗

初御皇极殿开千叟宴。用乙巳年恭依皇祖元韵。

归禅人应词罢妍，

新正启庆合开筵。

便因皇极初林日，（原注：朕于丙申年予营宁寿宫，为归政后颐居之所。皇极殿即宁寿宫前殿也。落成以来，已阅二年，尚未临御。兹即改元周甲，幸符初愿。元正授玺子皇帝，大典礼成，敷天庆。治因询吉初四日御此殿，复照五十年新正乾清宫千叟宴之例，再举耆筵。一时鲐寿^②盈阶，嵩呼^③拜舞，洵^④为旷古未有之吉祥盛事。）

重举乾清旧宴年。

教孝教忠惟一笃，

日今日昨又旬延。

敬天勤政仍勗子，

故谓从兹即歇背。

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岁次丙辰新正月上浣御题。

卷一终

• 6 •